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　參閱

馬恭敏公奏疏

疏　　馬森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詳明會計

山西清吏司案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州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

撥莊田及農桑税絲人丁等絲折絹及本色絲綿各
留本處與解納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
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
麥三十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
運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鎮
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下解納
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銀一兩共
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六百八十
九兩四錢八分秋粮除奏豁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

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徵起運秋糧米一千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二合零。內該歲觧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內府各監局司光祿寺神樂觀及在京宗人等府部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派米豆約共五十六萬六千九百

一十一石九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鎮各倉口坐派民運本色折色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七錢六錢不等共該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色布銀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艸內除存留及起運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艸七百一十九束五千二百三十九束每束折徵銀三分五厘并南艸三百九十六萬七千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二項共該銀三十七萬八百七十兩零在京五場艸并備派各

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庫銀共約四萬五百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縣屯田地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鈔各鈔關船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共不過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各鈔關本折輸收歲該一半及扣二八項扣省等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皆奉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及查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

及在京文武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折絹布鈔冬衣布花，折各營將官家下軍士馬匹折色口糧料艸，內府各監局會無買辦褁兒等項神樂觀樂舞生夏衣冬麥太常寺犧價，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京五場艸召買艸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邊近年歲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兩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糧等項銀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幷兩淮兩浙等處

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放外，此外尚欠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零，并無坐派，年年撥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詔蠲半，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兩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府及畫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稅粮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運銀一百八十

二萬七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士月支，并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兩零。無從措辦，又照先爲計處蠲免錢糧以濟邊儲以裕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詔蠲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叅酌事宜，條爲四事，已經題奉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撥括未得能盡如原議之數，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安呈到部，看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久之謀，尤當酌損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

戶部尚書、因宣府鎮討鈌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處、然猶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年例日增而邊軍日）及查宣府鎮原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已。（因在嘉慶間已苦今何以支）屯糧秋青艸束、皆日漸消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增、而戶部實爲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有以陳于

先

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責而不加察耳。臣伏讀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

糧朕加意節省用自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之仁同乎天地顧臣等雖庸駑謬司國計
敢不奮激以對揚休命所以不得已而爲通時變之
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條開措處于後然此先目
前之急則可以久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
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查京通二倉存貯糧米共止
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軍月支二十五六萬石計
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糧四百萬石內除撥薊
鎮三十萬石又以湖廣　顯陵承天二衛官軍免運

減折，與撥運薊州倉班軍行糧，昌平密雲二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四升，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今歲漕糧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奉詔蠲半。若或撥支奏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爲三年之蓄，亦不可得，況于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河道阻澀，輸運不達，而白糧亦阻，六宮百官之需，皆取之于太倉，又將何以爲備耶。兼以四方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搜括之計已極，善後之

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而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于先，而復詳其說于後焉，

一南京倉坐放軍士月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本色該臣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查照總督糧儲衙門，題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六萬石，每石折銀五錢，共支在庫銀三萬兩，以江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實徵八錢，民且稱便，今雖會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未及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內改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

本折歲當以米

價會計變通所益不小

解南京戶部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類解太倉此可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百十四兩、先該本部題取十萬兩、但于內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十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准行巡江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定為歲額、

一漕糧奉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兌運米改折九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兌米改折一十八

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兌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內將輕賫席板并耗米等項折銀扣解接濟邊餉彼時戶部止照常議折兌運七錢改兌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不查處以致二十二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發邊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尚書方鈍題准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已有成例相應查照改

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時、查知江西兌運改兌、皆每石加耗四斗。又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賫折銀一錢八分。楞木蘆席折銀在外。大約兌運一石。民間徵銀一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係一六輕賫較之三六二六。若爲輕少。但臣先任大理寺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王傳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五錢以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皆督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解回。抵補王府祿粮。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此

各扣折徵之數。亦不肯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運四百萬石、奉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州倉原額三十萬石、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折撥天津倉改兌米六萬石、及顯陵承天二衛兌運原議改折兌軍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二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

兌米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謙单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二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名以免運不操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銀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料銀二兩四錢通共該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但于內有江北衛分

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大約亦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查先該本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蔣機題爲陳末議申漕規以裨國計事內欵開補缺船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應減運軍行糧及兌改光席板楞木輕賫等銀照數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船題奉欽依去後今該臣案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內該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欵開議補缺船以濟全運乞留河工銀兩補造船隻原係輕賫銀兩每石加耗米二升折銀一分歲得餘二萬兩已經

題奉欽依自嘉靖四十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銀兩准留三年收貯淮庫補造船隻去後本部失于查明參酌議處以致復將改折輕賫席板行粮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船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詔蠲半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賫席板等項總筭折徵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解赴太倉庫收接濟邊餉其減存料銀與行粮扣價約共一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

千五百六十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謙，摘解漕司，湊前原謙河工銀，并嘉靖四十三四五三年減存料銀，查追補造船隻，已自有餘，其外十萬兩，仍通行查催，一同漕折銀兩，解赴太倉庫接濟邊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粮軍旗，不行取補，則月粮無支，而減存料銀，置之停閣，且運軍行粮，南京各衙例該水次倉支給，其餘各衛所，俱于本處倉分，及淮徐鳳陽等倉支給，執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行各總，將改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

定數造冊咨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處追徵庶不悞事而可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粮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賚幇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該漕軍三千二百二十餘名、各旗軍行粮、皆例于本處造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米內坐支每名三石、約該行粮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加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粮、扣除、共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太倉庫、接

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軍行糧。查果有司坐派南京倉米內支給。亦行照例一體查扣解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寧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十兩四錢九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二兩八

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共四萬七千五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兩五錢九分其總巡刷卷項下盡數解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分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所屬遞運所除坐派支閘夫船外尚有額設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為接交防送軍囚囚徒而設今俱各僉短解及差壯快人役胥解並不用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

二年防夫徭役銀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編有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撿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巡邏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跟用、合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革去募役、通將扣過名數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爲聚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馳騾馬各派養寄養民間自行餧養、牧馬艸場、又聽軍民耕種

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干百成羣放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備編前役、歲解太僕寺、作爲公用支費、似出冒濫。合通行該府州縣但有額派備編前役者、俱各查追役銀類解本部太倉庫、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爲歲月開報

一各處攢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一二、而各該司官多以原無定額、因而侵漁乾沒者多、其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俱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銀四

千兩、張家灣塩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餘兩、近皆奏准暫留本處又或有軍門去處查解軍餉、亦不及十之二三、俱各私自費耗隱瞞、如徐州一州亦歲有三百四五十兩近訪知州葉露新、頗能操守、克作該州公費支用、省派于民如此計之、各處不下數萬、相應通行差去御史逐一清查、盡數解部、以充邊餉。以後年分、仍行各該巡按御史查解、不許隱瞞、其僻遠去處、原無市易者、亦不許一槩取討、

一各省府州縣近奉明詔，嘉靖四十三年以前拖欠盡數蠲免，中間多有徵收在官者，及侵欺問追在官，此正為奸攷州縣錢糧奸弊先以虛數報部，一有此旨則有赦之名無蠲之實，或不肯有司借以充私橐矣與各遠年應解站馬價銀及沿河皇木未用鋪夫銀兩，為數亦多，相應通行各撫按取各州縣庫簿清查解部。

一工部原有大工，不時坐派料價，府州縣不知事出一時，節年重徵在官，及三十五年，該部尚書趙文華建議，揔作四司料價派徵，前料多有仍舊重徵重收，納解不明，積貯在庫，相應通行撫按衙門清查，但在

隆慶元年以前者、各照見在盡數改解本部、充補邊餉、以上大約計可取解八九十萬兩。臣所謂通時變之說者以此。仍有不敷。容臣等另行計議、陸續上請、

一京師積蓄、全在太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粮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年餘耳、不無可憂。蓋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議行改折、後又累次停運邊鎮、及河阻歲災、倭警燒船、各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若不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病而三年之艾終不可得矣。何者、漕粮四百萬石、內除薊州三

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京通二倉、一年除兩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三年有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　顯陵承天二衛免運改折、又于嘉靖二十九年北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糧、又昌平密雲二鎮粮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襲為例、在昔既以改折而減耗。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以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宜議復者也、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兌允、當矣、而船米則宜攤派之各總衛所兌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江楚米貴利于本色而苦于折色）以湖廣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爲有説、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走派二衛兌運因而槩之何也。是皆有原議未妥。相應改正。仍復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總運

一薊鎮撥漕粮充班軍行粮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原非舊額。出于庚戌年虜警奏撥。本出一時之事。

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主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合作客兵內會計為當況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又何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額相應改正輸京通二倉其缺乏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也

一密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

亦皆始于庚戌之警。共該漕粮一十四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兌運水陸輸納。官軍甚亦負累。臣先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囤通倉。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為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應依舊收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二鎮軍餉照數議行比照大同事例、于隆慶三年為始、預發銀兩。秋收之時。委官抵石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可復歲收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漂流拖欠一二十萬石

每歲多此十萬糧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倉題差主事監收糧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攢守支告艱各又差去主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故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餉銀兩不敷又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皆蓄積無多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非相應議覆原額于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于轉運京師則有備無患而不至于坐困矣

加祖宗設立二倉之意在此

一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毋至掊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知夏稅秋粮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輒行請發內帑失量入為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埶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覈出納未清兼以時埶陵夷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

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　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革者而詳計之。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于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于内帑矣。

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則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飢。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

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粮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粮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者况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官民糜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富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

量入爲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一體以圖振勵有爲于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丕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于撥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以上所謀臣所慮遠圖者以此。

疏入上允行之仍令內外諸司各實經理撙節以濟國用

國用不足乞集衆會議疏　講求國用

先是戶部上太倉虛耗之疏上大驚手詔盡心講求故復上此疏

臣查　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以供一歲之用。邊境固未嘗求助于京師京師亦不煩撥括于天下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

變而有主兵之作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邇來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其七八鹽法十折其四五民運十逋其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于昔而所糜幾倍于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舊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急而京師安得不告匱加以改元詔蠲其半故今日缺乏視昔歲尤甚焉昨本部兩疏議處已爲算及錙銖然東收西括不過爲目前之計而于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假深慮乃今復蒙明旨責令臣等悉心措處敢

不益殫心力仰紓宵旰之憂但今時詘計窮臣等聞見有限宜乘此朝覲之期廣集衆思令各陳所見采酌施行

奏塩法事宜　塩法

河東塩池額辦塩六十二萬引價銀十九萬八千四百兩內給宗祿外佐邊餉而餘皆貯之布政司以備災傷抵補之用近因有司採辦無法收頓不時池南塩花置積厚數寸而弃之遠地坐虧舊額宜按行前任巡塩御史黃中架橋撈採之法四川塩井額辦塩

或云池南爲產塩之根不亟蕩竭

一十萬九千一百二十七引八十四斤。各場徵課。近分爲上中下三等。立法雖詳。未合時變。蓋各場又自有上中下三等。亦有下井在上場。上井在下場者。兼有舊井堙塞。而盐額應除者。有新開小井。當編入者。併共稽覈。雲南額辦盐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引四十五斤。共銀三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兩。地遠人玩。恐尚有遺利。當行彼中酌處。或聽民自市。或商中官給。務求便安。福建額辦大引盐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引二百六十五斤。小引盐二十一萬六百八十一引六

十五斤。不出本省。商利甚厚。而徵價甚輕。若上里等塲。每引價銀二錢五分。惠安塲每引七分。潯渼浯三塲每引纔五分耳。而又止行于延建邵汀四府。不及福興泉漳。其利多爲官吏所漁。宜量增引價。兼令八府通行。或于津要之處。照舊抽税。是亦一法也。廣鹽國初七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引。其後漸有增益。歲入不下一二十萬金。自有總府以來。兵餉之費。不俟他而足。今廣東海北二提舉司。歲徵課銀不過一萬六千餘金。而輸京師者。不能萬金。每歲逋負常十之五。

宜亟圖興復。靈州大池額鹽。共二萬六千餘引。以供延綏。小池二萬三千一百五引貯府以備客兵。其利甚饒。但止行于平慶二府。而鳳漢二府。以有解鹽。禁弗得達。是損額課以資私販也。且解鹽隔省而靈鹽在邦域之中。令鳳漢行靈鹽顧不便耶。以上六處鹽法。請下撫按官酌議。併覈鹽引實數以聞。仍行南京戶部查照銅板。給發勘合引目。一如淮浙山東長蘆之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李待問存我 參閱

靳少宰奏疏

疏 靳學顏

講求財用疏 選兵鑄錢積穀

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遏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

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防虜患也。卽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卽如灰溝一管。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於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京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算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

脈一有鍼砭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贓罰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冤抑者鮮矣。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啻也。贓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唯

贓罰多是懸斷，不特損民，有司嘗先以正供應之。

關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撫贓罰從此免解可也臣于理財中單提詞訟爲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 國家之用兵一開釁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絀乏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爲山西計爲天下計也臣

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絀乏故

佞人得以扇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戎之無策不獨其馭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夫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肆盟則邊防解嚴敵計日審我圖日疏而不悟也莫大乎國是之不定也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爲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

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朝自　成祖北征至于南望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鄰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沿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卒日衆至今增兵益成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蹙迫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

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犒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卽言詘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 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月增其費一也此衛所之弊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卒有其名而無其實我 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疏綮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

間我　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　朝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斂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爲、則病其窒、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其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于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範、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于耗

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討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爲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爾。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爲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

負强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擺守爾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克發接冊則可覩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所謂兵民分而患始大兵與軍又分而患更大）爲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爲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爲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爲身謀或爲利計姑無敢爲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某鎮

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爲是說也其敢爲是説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爲計者知緩急之與用也而酌量于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之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也猶之醫也不謂其明

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虜覘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兵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向者彼因習之而數嘗之雖瀕死尚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于此請試言之臣竊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處多不動用官軍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以爲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

勇快壯以爲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有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夷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已之役。腹內衛所尙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周年遠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亦何憚而不能闖乃往返數

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又幺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内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輸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民籍屯牧任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强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能得制比夫民之輸

此事恐亦未可行清核衞所之空糧而除之亦一策也

筋脊竭筐篋終歲而辦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儆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略知之山東義勇益六千人其始一民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令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 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責其馬之半而歸其值于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姑各于貼戶下徵銀三之二

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吏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于邉。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于邉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祖宗舊制。亦自已已以後始。今不過克游手勾攝之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鬬之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於邉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内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

如邉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章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邉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至較哉或曰懲噎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噎不可恃以爲療饑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無一也謂京兵依託　輦轂涵育太平比夫邉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邉兵乃以心視臂至臨僕蠹

爲弊甚重。乃令懷生顧養。銷輭積弱。爲邊兵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羌胡威讋夷者哉。臣愚以爲欲京兵强。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京師去宜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京卒未爲苦也。不數年而成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塡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焉。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

此法可行勝于邊兵入衛[illegible]

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衆。詎敢扣墝墽而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內留都徵調淸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失今不爲。臣見夫內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閭。而益之以畎澮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

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爲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卽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束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爲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

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通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柰何用銀而廢錢惟將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

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蓋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矣。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

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而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覩。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集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

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

鑄錢則 國用益饒。此栽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

制之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　國足用之一大政也柰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　之積足相擬矣　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

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　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俾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

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爲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盖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夫　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　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

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産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産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瓶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　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

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耶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繡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

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行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奸豪耳。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爲奸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蓄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嚴衞，不先之于賣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恐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奸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

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　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始可也請自（敎法）令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之不行上嘗出之而未嘗收之也如收放散用川錢不定價不独利源可廣鹽恐私鑄亦可息矣）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

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啟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悉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討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　上者之

以必行之令運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粮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脈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臣又聞之邊鄙强固則夷狄懾服中原乂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

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而

之論

元房根

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 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强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强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衷八府之人心耳此數

處之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
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
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
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于人嚮應往事蓋屢驗然
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
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
者而聚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
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
設不滿萬焉眞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

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為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

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

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蓄富貴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及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入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

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惜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歛而歛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

富于民即藏富于官是上所謂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留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